

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释放何信号

近日,四大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的消息,引发热议。其中,深圳是建市以来首度出现负增长。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,202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6.18万人,较2021年年末的1768.16万人,减少了1.98万人。此前,北京、上海已公布了各自的人口数据,两地常住人口数量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减少了4.3万和13.54万。5月12日,《2022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发布,2022年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873.41万人,比2021年年末的1881.06万人,少了7.65万人。

长期以来,广州、深圳、杭州都是人口增量冠军榜的常客,这一趋势在这两年不复存在,去年武汉登顶,今年则是长沙,都在中西部。不仅如此,人口增量10强城市,同样一改过去东部城市霸榜的格局,上榜的几乎都是中西部省会,包括长沙、西安、南昌、武汉、郑州、成都等。

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增长,四大一线城市人口集体负增长,释放了哪些信号?

24个万亿俱乐部城市 四大一线城市集体负增长

万亿俱乐部城市位于我国城市的第一梯队,代表着我国城市的最高发展水平,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万亿俱乐部城市常住人口各是多少?

2022年,24个万亿俱乐部城市中,15个城市常住人口已超过千万,其中直辖市重庆的人口最多,已经达到3000多万,另外上海、北京和成都等3个城市的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。而这15个千万人口城市主要由4个直辖市和7个省会城市组成,这些城市不仅经济实力强,而且还是各个地区的中心城市,区域影响力和人口吸附力都非常强,因此人口也是很多的。

万亿俱乐部城市中,佛山、合肥、南京和济南等9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在千万以下;在这9个城市中,普通地级市占据了4城,省会城市同样占据4城。普通地级市因区域影响力较弱,所以人口吸引作用不强;而济南、南京等省会城市因首位度低,在区域中的影响力同样不是很强,所以人口虹吸能力偏低,因此一直未能进入千万人口城市中。

2022年,万亿俱乐部城市的人口变化较大,呈现出“冰火两重天”的态势。首先是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深圳、天津和东莞等6个城市人口出现了负增长。

长沙、杭州等18个万亿俱乐部城市的常住人口依旧保持着正增长的良好势头,其中长沙、杭州、合肥和西安等4市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万,而武汉、郑州、青岛、济南和成都等城市的人口增长情况也不错。

京沪人口负增长不是第一次出现 更多是主动控制人口所致

不过,仔细观察这20多年北上广深的人口增长曲线,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:其中2000—2010这十年,是属于京沪的黄金时代。随着2001年北京申奥、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,作为两项国际赛事举办地的京沪,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建高潮。城区面积、城市范围急剧扩张,吸引来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。

2000年时,北京、上海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为1363.6万和1608.6万,到2010年时已经飙升至1961.9万和2302.7万。十年间增长了六七百万人,相当于每年增长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。

但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,特别是2014年以后,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大城市病,京沪先后出台政策,疏解城市功能、严控城市人口,人口增长由此开始放缓。比如上海,常住人口在2013年超过2400万人以后,几乎就不再怎么增长了。而北京更是从2017年开始,常住人口出现持续的负增长,过去6年累计减少了11.1万人。

目前,上海常住人口高达2476万人,无限接近天花板;北京常住人口为2184万人,离最高门槛也仅有5%左右增长空间。

早在几年前,上海北京两地就开始主动抽疏中心城区人口,而北京更以“减量发展”为政策目标,人口增长早已不再是政策导向。

这些年,北京不仅将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、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向外转移,就连央企总部、部属高校、重点医院都成了转移



对象。这些被疏解的产业,一部分被天津、河北等地承接,另一部分重点布局在新成立的雄安新区,后者也成了央企总部外迁的最大受益者。

当然,京沪的人口压力,不在于人口增量和人口增长,而在于抢人大战日益白热化下的高学历人才。

因此,这两年,一向在户籍门槛上寸步不让的京沪乃至香港,都开启了抢人之路。

北京面向世界TOP200高校毕业生给出了“计划单列市”落户的待遇;上海则进一步开放清华、北大、复旦、交大等知名高校毕业生的落户限制。

由此可见,不是每一个城市都需要“抢人口”,但所有城市都难以绕开“抢人才”。

广深人口负增长则是20年来首次 是疫情扰动下的短期现象

与此同时,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却继续敞开大门,欢迎四方来人,于是顺利地就从京沪手中接棒,开始领跑人口增长。2000年—2010年时,广深的人口增量才两三百万,

不到京沪的一半,但到了2010年—2020年,却猛然提升至六七百万,跟京沪上一个阶段的增量相当。

但这种迅猛增长的势头,从前年开始戛然而止。2021年,广州的人口增量从上一年度的43万锐减至7万,而深圳更是从2020年的53万暴跌至不足5万,去年直接录得负值。

这种情况的出现,有生育率下滑的因素,也跟深圳调整落户政策提高落户门槛有关。此外,还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,如疫情导致企业用工需求下降,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离深返乡。毕竟,在老家的租房成本、饮食开销都要更低,疫情的影响也更小。

类似场景在2019年的武汉也曾上演,但次年武汉人口就强劲反弹。所以不少人坚信,深圳的人口下降是暂时的、阶段性的,今年一定会由负转正。而今年年初,深圳地铁客流再创新高就是一个明证。但不可否认,包括广深在内的一线城市,已经不再是流动人口的首选目的地,也是事实。

据统计,外来人口最多的10个城市中,广东一省都占了6席,除了深圳广州佛山东

莞四大万亿城市之外,就连中山、珠海、惠州都榜上有名。

不难想象,在拼经济的2023年,广深将迎来巨大的人口回流,有望重回人口增量榜冠军之位。

人口的“强省会时代”到来 西安等城市人口保持增长

2017年,武汉一声炮响,点燃了延续至今的“抢人大战”的导火索。此后各线城市纷纷加入“战局”,就连北京上海也不同程度的调低了落户门槛。但总的来看,“抢人大战”的最大赢家,还得数各地的强省会。

比如2017年“抢人大战”元年,西安常住人口就暴增了104万人;2021年,从疫情中逐渐走出来的武汉,全市人口则大涨了120万人;至于杭州,从2019年常住人口净增55.4万人超过广深起,人口增量已连续多年跑在全国前列;而成都的常住人口总量更是已经逼近北京,很多人预测,五到十年内“人口第四城”或将易主。

和当初广深接棒京沪是因为后者严格人口调控,而前者敞开大门不同,强省会接棒一线,主要还是源于人们对房价等生活成本的考虑。比如2022年人口增长第一名的城市,就是被称为“炒房客圣地”的长沙。

诚然,像长沙合肥甚至杭州成都等城市,就工作机会、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来说,跟一线城市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但人们选择城市,并不只关心奋斗所得,也要考虑付出的成本,往往是两者权衡的结果。

目前,一线城市的房价明显高于二线城市。其中最“便宜”的广州,4月份均价也要45000元每平方米,而北上深圳都超过了6万每平方米。以至于就连华为这样的顶级大厂,总部都从深圳迁去了东莞。

但另一方面,一线城市的平均薪酬却并没有比二线城市高太多。然后再对比平均房价,很多人结合自身的情况,就会做出回归二线城市的选择。

再加上最近这些年,随着产业的转移,鄂川皖湘桂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,人口回流趋势明显。而这部分回流人口,主要都去了当地的省会,从而带动了像长沙合肥武汉成都等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。

可以说,属于强省会的“人口时代”,已经悄然到来了。 本报综合消息

认清这些“碘”,甲状腺病患者无需“谈碘色变”

新华社杭州5月14日电(记者 黄筱 戴威)碘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,碘摄入不足或过量都可能对甲状腺产生不良影响,甚至导致甲状腺病变的发生。

5月15日是全国第30个“防治碘缺乏病日”,今年的活动主题是“科学补碘三十年,利国利民保健康”。专家建议,应根据个人情况,适量摄入碘,以防治相关疾病。甲状腺病患者也无需“谈碘色变”,应及时到正规内分泌专科就诊,从而进行合理治疗,避免误诊误治或过度治疗。

“人体碘的来源主要由食品供给,占每日摄碘量的80%至90%。”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(安徽省立医院)内分泌科主任叶叶说,碘在人体内每天都进行代谢,在

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,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两三个月的时间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,成人的理想摄碘量为每天150微克左右,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为200微克,儿童摄碘量相应减少。

“绝大多数甲状腺患者在治疗期间可正常地摄入碘盐,尽量避免碘摄入不足或过量。”叶叶说,患者也不能过度焦虑,应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。

“临床中,很多患者对自己是否需要特殊的碘饮食有困惑。其实,不同的甲状腺疾病因不同,需要不同的碘饮食。”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沈建国表示。

他举例说,如果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,应限制碘摄入,尽可能忌用富碘的食物

和药物。而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,则需视情况而定。对甲状腺全部切除或完全破坏所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,食用加碘食盐或未加碘食盐对甲状腺无明显影响;对甲状腺腺叶切除或甲状腺组织尚有残留所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,可以正常碘饮食;碘缺乏所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,需要适当增加碘摄入;碘过量所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程度较轻,需查找碘过量原因,限制碘摄入。

“目前尚无证据证明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病率相关,甲状腺癌患者一般都能以正常碘饮食。碘摄入量过多或不足都能使甲状腺结节患病率升高,所以要适碘饮食。对于甲状腺结节有自主功能并伴有甲亢患者,则需限制碘摄入。”沈建国说。

自助餐偷打包带走被起诉,顾客补交餐费44543元

贵州省贵阳市一女子在一个月内连吃五顿自助餐,五顿共点餐45653元,吃不完的偷偷打包带走,店方发现后将她起诉。5月12日,记者了解到,双方已达成庭前和解,顾客向店方补交了44543元餐费。

据媒体此前报道,贵阳一家和牛日料店主打自助餐,218元一份。顾客吃自助餐时,并非拿着盘子自选,而是对着菜单点餐。从2022年1月开始,顾客叶女士经常前来消费,而且点餐量巨大。2022年9月1日,店员通过监控发现,叶女士用小塑料袋将所点的食物偷偷打包带走,而且偏爱那些比较贵的食物,像三文鱼北极贝、法式鹅肝等,她会一点好几份打包带走。

店方查看叶女士此前一个月的点单记录和视频监控发现,2022年8月16日、8月17

日、8月24日、8月29日,叶女士四次来店里,点单金额分别为9135元、9106元、10328元、11130元。算上9月1日那一次,她五次共计点餐45653元。但由于是固定费用的自助餐,她每次只需按218元买单,加上优惠,五次实际支付仅1010元。

店里还发现,在去年8月之前的约半年时间内,叶女士来店里吃了多次,点餐金额也很大。但由于监控过期,叶女士当时有没有偷偷打包,店方无法确认。

事后,店方联系了叶女士,要求她按菜单价格补齐2022年8月到9月那五次的餐费,但叶女士不同意。于是,今年3月,店方向法院起诉,要求叶女士补足餐费。

5月12日,店方负责人张女士告诉记者,

他们和该顾客近日已达成庭前和解。经核算,顾客向店方补交了44543元餐费,同时承担8000元诉讼费用,这笔共计52543元的款项已打到他们的账户中。

张女士说,她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,“这4万多元我们事实上也没要,而是回馈给了其他顾客。我们在直播间抽福袋,给顾客送出了一百多份不要钱的‘霸王餐’,每份价值258元。”同时张女士表示,以后将加强店内的管理,以防再次出现有人悄悄打包的行为。

为店方代理此案的律师向记者介绍,在顾客补交餐费后,此案民事层面的纠纷已经处理完毕。

5月12日,记者同时联系了叶女士,但她拒绝就此事发表意见。 本报综合消息